

# 文苑

## 随笔

### 筒子街

曾立力

小时,我有很敦实的身坯,并有一个棱角分明、引以为自豪的四方脑袋。于是便常常有人拍着我的后脑勺冲我父亲说:“好一个元帅坯子!”自然同时我也就干出了许许多多“元帅的壮举”。

那时,我和小伙伴们每天都要经过一条麻石街道去上学。

那不过是条有着几家芝麻大点店铺的筒子街,小得可怜,像是被人随意遗落在江边的竹筒。收荒货的老信无儿无女,一脸的黑麻子,眯子眼,面相凶煞。但我们并不怕他,常到荒货铺前去玩,或是尾随着他,学他挨家挨户地吆喝:“有破铜烂铁玻璃瓶子卖钱来!”趁他一不留神,一窝蜂地扑上去,扑在那荒货担子上乱翻一气,没准能翻到一两个炮筒罐(子弹壳),欢天喜地。

他抡根竹扁担,气喘吁吁地驱赶我们,我们一哄而散,还故意拿出黄灿灿的炮筒罐,扮鬼脸气他。

炮筒罐得来不易,玩起来却很有味。用根铁丝弯成弓状,一端系住个大铁钉,一端系住炮筒罐,花两分钱或是偷家里盒火柴,刮下约十余根火柴头装炮筒罐里。事先塞紧耳朵,憋气,当街心麻石上一砸,“砰!”声震屋宇。吓所有人一大跳,名曰:洋火炮。

然而最有味道的还是在杂货铺对面的樟树下。

那树好大,几人合抱还搭不到手。树下摆一卖醋浸吃食的摊子,三四玻璃缸内浸有刀豆、辣椒、苦瓜、黄瓜……红红绿绿,可见分明。

摊主是个挺和善的胖老头,生意也做得极灵活。夹一大块五分钱,大小由你挑,若是只有两分三分的,便撕下一半,绝对的公平。那醋浸吃食,酸甜苦辣,样样兼备。只要你咬上一口,“啧啧”那味道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大人们都忙乎去了,没人来管我们。我们常常不失时机地爬到那树上,把书包藏在树洞里,掏鸟窝、打弹子、躲猫猫、捉逃兵……或挤一块靠在树上,看远处牛对架、狗打栏、鸟啄窝……天上地下,优哉游哉。

这天“竹竿”不知从哪弄来把盒子炮,用块红布裹着斜插在腰上显摆,蛮神气的。当然是把打不响的枪,也没子弹。大伙轮流着玩了好一阵儿。

突然,我灵机一动,觉得应利用下这威风凛凛的铁家伙,去吓唬吓唬那收荒货的老信,反正他又瞧不十分清楚。大伙都很佩服我的高见,欢呼雀跃。

这次破例由“竹竿”当司令,因为他比我还高一头,且声音粗亮,更主要的还是枪是“竹竿”的。

“竹竿”借来套仿国防绿制服,衣服大了点,但那袖筒倒是蛮艳丽,配上这铁家伙,足以乱真。

一行人齐齐整整地来到了荒货铺前。

“竹竿”敲开门,“哗啦”一声用枪比住了那老信,吓得他颤颤巍巍地打摆子样,老老实实听“竹竿”训话:我们今天对你采取行动,你的荒货担子的,统统的没收……“竹竿”装惯了电影里的日本军官,改口难,吓得那收荒货的老信,一连好几天都不敢出门。

这着实让我们高兴了好一阵。

那天,我们又又在树下摆弄那把破枪。

忽然那胖老头一把拉住我,同时还给每人夹一大块刀豆,神秘兮兮地问:“你挨打了嘛?痛不痛哟?”

当时父亲正为白天一些并不清白的事,发怨气,下手打起人来,好重。

“痛,好痛,痛死啦。”十几张嘴巴一齐喊了起来。

“那是你们没学得法,只要学了我的‘桐油灌顶法’,保证打不痛。”胖老头一本正经地说。

其时,刀豆已经吃完,十几个圆球似的脑壳凑了拢来,听他如此这般地讲透“桐油灌顶法”。

这天,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去。一个个脑壳抬得老高,满面生辉。大千世界,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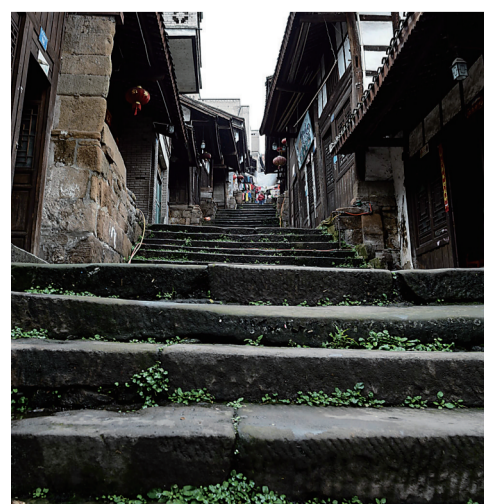
“死到哪里去了?”刚进门,就被父亲当头挖了一个爆栗子。并不很痛,我也正想验证下那法术灵不灵,脱口而出:“不痛!”

平素我见父亲总像老鼠见了猫一样,这一反常现象很使父亲气恼,接着又挖了一下,却是很有力了,痛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但我还是强忍住疼痛,硬是又叫了声:“不痛,老子就是不痛!”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“桐油灌顶法”。

这等于给父亲火上加油,可想而知,结果比任何一次都打得厉害。直到这时我才从浑浑噩噩中明白些什么,再也忍不住,哭嚎起来。

第二天我们去找那胖老头算账,却没见到他,且再没见到。

但那股或甜或苦的酸辣味,却时常让我想起。



年轻时的李斌华

我今年92岁了,离休前是石峰区区委办副主任。

在人生的岁月中,有一件令我最难忘也最自豪的事,就是有幸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。

# 我参加了开国大典

李斌华

那时,我是东北军政大学十一期第六团四大队中队的学员,部队奉命参加开国大典并接受检阅。命令一下达,大家万分激动,可以见到毛主席了,可以见证新中国的成立了,年轻的我们高兴得不得了,开心地笑着,然后认真地列队排练。当时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北京安定门外,这里的房屋较古老,听说原是“四郎探母”的地方。

10月1号上午6时,部队大约两千多人,从安定门出发步行至天安门,一路上大家步调一致,昂首阔步,十几里的路,走了近三个小时,约9时我们抵达天安门广场。广场上人山人海,热闹非凡。我们的队伍整齐有序,排列在正城楼检阅台前正方的后排,距检阅台约两三百米,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和检阅台上第一排的其他中央领导,在我们队伍不远处有一个大喇叭,能清楚地听到主席的声音。在等待大典开幕的五六个小时里,我们的队伍一直排列有序,渴了就喝点水壶里的水,累了就换脚稍息。虽然没吃东西,但是大家却没有丝毫的怨言,个个情绪激昂。大家都在安静又兴奋地等待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。

当日下午3时,开国典礼开幕,在群众的欢呼声中,毛泽东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,向全世界庄严宣告:“同胞们!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!”顿时,广场上欢声雷动,群情激昂。主席的声音洪亮、强劲有力,震撼人心,特别是湖南口音让我自豪又倍感亲切。时隔七十年,这个声音在我心灵深处永远都是那么清晰,历久弥新,永不忘怀。

然后,部队接受检阅,由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,宋德总司令开始检阅。飞机分批从天安门上空掠过,空军、海军、陆军参加检阅游行。我们的部队从中段插入,大家穿着整齐的军装,腰间系着皮带,左胸前贴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布标,迈着矫健的步伐,通过天安门正城楼检阅台前。检阅完后,我们又行进了大约一里地,然后各自回自己所在的部队,六点左右返回驻地。

后来,我南下参加了广西剿匪等解放全中国的战役,再后来来到株洲工作,从石峰区区委办副主任的岗位上离休。

无论在何时何地,只要一想起开国大典,我都会无比激动,我的耳边总会想起毛主席的“同胞们!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!”那强劲有力的声音,这是我心中最动听的声音!也是鞭策我不断进步最强有力的动力!

## 旧事 卖谷

谭圣林

暑假刚刚过半,父亲接到通知,学区工会组织满20年教龄的优秀教师去上海学习交流10天。

“田里要杀虫,土里要铲草,哪里走得成?还是请假不去算了。”父亲犹豫着。

从民办教师干到公办教师,从几十里外的一人一校调到老家炎陵回龙仙附近的中心学校,父亲二十多年来没出过山。

“去吧。家里祖上几代人,还没哪个去过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呢。”母亲说。

“那我不在家这10天,你们三兄妹要照顾好母亲。”父亲有些顾虑,因为母亲经常突发性头痛发作,跌倒摔伤,一年到头,吃过的药比吃过的饭还多。

“没问题。”新林哥、林燕妹妹和我异口同声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,父亲能够往上海走一回,全家人都会感到一种见过大世面的荣光。

不料,父亲出差后的第三天,母亲顶着烈日到牛形垄挖猪草,突然犯病,晕倒在田里不省人事。

热浪烧脚,新林哥和我轮流着把母亲背回家。妹妹赶紧舀了一碗早上煮好的稀饭,加点盐喂给母亲吃。

大半天过去了,母亲依然高烧不退,额头烫得能把鸡蛋弄熟。妹妹折着湿毛巾给母亲敷上,收效甚微。

天色越来越暗,母亲越来越难受。

新林哥找四叔借了一部板车,三兄妹抬着昏迷的母亲在板车上躺好,拖着就跑。

到了中医院,新林哥找到以前经常给母亲看病的邝医生,恳求着说:“邝医生,我父亲出差了。今天的药费先欠着,明天一定凑齐交过来。”

“唉,孩子,你是回龙仙的吧,你家里饭都吃不饱,哪有闲钱交药费?”邝医生摇了摇头说,“这样吧,我先开点退烧药。你明天交齐了钱,再开其他的药。”

“要得,一言为定。”新林哥信心满满。

第二天,妹妹留在医院照顾母亲。新林哥和我翻出几个蛇皮袋,从仓里装了四袋早稻谷,用板车拖到县城。

一进粮站,我就傻眼了,卖谷的队伍排成了蜿蜒的长龙,排在前面的,大都是拖拉机或者小四轮货车拉谷,一堆堆码得像小山包。

质检,过磅,上仓,结账,每完成一户差不多要半个小时。

前面称完一家,我们就顺着汗臭味往前挪动一截。热乎乎的风吹过来,夹杂着谷堆上泛起的灰尘,打在汗湿的眼睛里,又痒又痛。

转眼到了中午,为了防止有人插队,兄弟俩丝毫不敢离开队伍半步。

烈日蒸得地面焦干。又饿又渴的兄弟俩,只能轮流跑到公共厕所洗手的龙头下,灌饱一肚子自来水。

直到下午5点钟的样子,才轮到我们的称谷。四包谷,一共267斤。

“你们这几包谷,只能按二等粮结账。”一位耳朵上夹着香烟的工作人员,手持一根长长的带凹槽的铁棍子,用力插进蛇皮袋,掏出几粒谷,捻了捻,说不是很干。

刺穿的蛇皮袋还在漏谷,我赶紧找了一片树叶,堵住漏洞,又蹲下来,一粒一粒捡起地上的谷子。

“叔叔,按一等粮结账吧。”新林哥几乎是乞求,“我们回龙仙的田是瘦了点,但是瘦田出好谷啊。”

一等粮每百斤是17.98元,二等粮每百斤是15.59元,四包谷267斤算下来,相差6.38元。

田瘦田肥只是一说,6.38元可以多开些药,才是兄弟俩最揪心的。

“按一等粮结账可以啊,那你们两个小屁股拖回去,晒几天再拖过来,要得不?”工作人员起了高腔。

“拖回去就来不及了。”新林哥着急了。

“就这么少得可怜的几包谷,还有什么来得及来不及的,真是莫名其妙!”工作人员不屑地说。

“唉,二等就二等吧。”新林哥扯下草帽边沿,侧过身子,咬了咬干裂的嘴唇。

原来,兄弟俩脑海里最金贵的谷子,也像城里人和乡下人,吃国家粮和吃农村粮一样,是划分了等级的。

他们哪里晓得,穷人家的孩子卖谷,是想买回一点生活的尊严。

兄弟俩背着谷,深一脚浅一脚爬到谷堆顶上,眼冒金星,几乎要栽下来。

一包包倒空后,再拿着单据结账,267斤,按每百斤15.59元结算,算账的工作人员可能是个新手,珠算笔算折腾了几次,都算不清。

“阿姨,干脆我来算算看。”新林哥说。

“你急死啊,一个累死力的乡里伢子,晓得算个屁呀。”工作人员要发火了。

“阿姨,我母亲等着钱买药打针!”新林哥不容分说,转过算盘,拨弄两下就算出来了,4163元。

后面排队等着结账的人群看得目瞪口呆。他们不知道,新林哥从小学到中学,珠算心算一直是全校第一名。

拿到钱,兄弟俩飞奔到医院,交费开药。母亲打了针,气色渐渐好转。

“我买了两个包子,快吃吧。”新林哥递给母亲和妹妹一人一个鲜肉包。

“你们怎么不吃?”母亲问。

新林哥欲言又止,他还在纠结卖谷的等级。

也确实,如果能够买个一等级,多几块钱,兄弟俩也可以美美地吃一顿鲜肉包。

趁着母亲和妹妹在吃包子,我转身从板车扶手上挂着的帆布袋里掏出两个生红薯,用衣角擦掉泥沙,递给新林哥一个,兄弟俩蹲在走廊尽头,几大口就啃下了肚子。

### 神农

徐向东

傍晚,我从山上下来,一身臭汗一堵旧田墙拐角,有一棵大榕树此时,那个拾垃圾的老人不在其实,他不老,和我的兄弟年龄相仿我很感动,眼前乌云来了,雨也会来旁边是亲切的,譬如工地汗流浹背的工人,进进出出

那些十几元一件的衣服裤子一排排挂在棚屋下,很静没有摇晃,也不炫目甚至一些垃圾也整齐,还有碗筷一辆旧斗车,一辆电动车几个塑胶盒,里面有叶,种了葱姜很青,很沉默,有的叶片被虫咬过

树下,摆着破旧的桌椅和凳子一张报纸,摊开在桌面有近日的几条新闻,已经有人看过了折叠着,旁边放着一只不锈钢水杯刺着半瓶白开水,一枝瘦瘦的花伸过来我一屁股坐下来,空的头脑涌出词汇在这遗忘的一角,空气静止

想起刚来南方时,想起那些没再见过的人想起更多,童年夜晚,乡村,石板路,渔火天上几颗星星,一些认识和认识的乡邻远山,柴火,地瓜,垒起的灶台以及让人流泪的烟熏,土砖,纸窗离我那么近,像某个画家笔下的静物都有一张朴素身份证,慢慢说话慢慢坐着,就像现在,南国初秋里我在这棵榕树下,安静地坐着



### 听蝉

黄金云

晚饭后散步,我找到了一个少有人知的去处。一条弯弯的小道,两旁绿柳成荫,走到这里,就进了一个蝉的世界,燥热的夏天里,只听得蝉声一片。那么热闹,那么混乱。我边走边听,倒是窥视了蝉们的秘密,它们的唱法是有讲究的。

有一种是最没趣味的。这种蝉体型较大,一开声就发出“唧”的声音,起调平缓,无变化,平淡乏味,无激情,像一个有气无力的怠工者,好像迫不得已,才无可奈何地叫着,而且只是十几秒钟而已。

另一种就是我们熟知的,使劲地叫着“知了”,特别卖力。有一只蝉刚开唱,我就在树下数,这只蝉竟然一口气唱了六百二十个“知了”,直至唱完,都是引吭高歌。我边数,边想,你会声音嘶哑吗?你不口干吗?你是要人们知道天气太热,不要出来吗?你前世是高人隐士,今生化为知了,面对这纷繁的人世发出感慨,或者是告诫吗?或者,在蝉们的世界里,也像人世一样,你是一个演员,在动情地演唱,为艺术而献身,或者是迫于生计而拼命?总之,当你停下来时,我不知你累不累,反正我是有些疲倦了。

并不是所有唱“知了”的都这么卖力,有一只蝉,只来了两三句,就默不作声了。

还有一种唱法不同,毕竟蝉的种类也不同。这种蝉个子娇小玲珑,首先来个过门,“噤”,大约十几秒。接下来,声情并茂,“等等婆姨”,一连要唱十二次,已经情绪高涨,似一幕歌剧,进入高潮。突然,音声稍微平缓,唱词变为“一些事”,然后又是激情万丈,也要唱十二次才收场。蝉的完整唱词连起来是这样的,“噤!等等婆姨,一些事!”婆姨是北方对妻子的说法,这蝉是北方的后代,还是南方的蝉学了北方的蝉的民俗唱法?这是蝉世界的歌剧,老婆有点事去了,必须等她一起走,等到她了,心里就踏实了,就不要担心任何事情了。唱十二次,是彰显耐心还是吐槽老婆还不来不耐烦的怨言?不过,这是一个有责任心好男人!我心里一笑,从另一个角度讲,这也是一个怕老婆的男人,要是不等老婆,回家怕要跪榴莲了。

这条路约有两里多长,成了蝉的天下,竟然没有鸟叫,没有虫鸣。按理,归巢的野鸟,也要在这时喧嚣一阵的,野草里的虫子,被太阳压了一天,也要在这时舒展筋骨,练练嗓子的。但是,没有,这里全是蝉鸣。一只唱累了,另一只接着唱,一只没唱完,另一只又一起唱。蝉们那么尽情,那么忘情。

在朦胧的夜色中,循着蝉声,我试图捉一只蝉,要么太高抓不到,要么刚一伸手,蝉便敏捷地飞走了。其实,不只想捉蝉,古人也想。宋朝杨万里就写了一首《初秋行圃》,“落日无情最有情,遍催万树暮蝉鸣。听来咫尺无寻处,寻到旁边却不声。”古人对听蝉捉蝉,也是饶有兴致的。

虽然没有捉到蝉,但是我的思绪随蝉而去。我想到了庄周梦见自己变为蝴蝶的事,庄周当时已是物我浑然一体了,不知自己是蝴蝶,还是蝴蝶是庄周。此时,我虽未入梦,却有些恍惚,似乎也有变为蝉的感觉,那么轻盈,那么放松。

这样的地方散步,有万千蝉鸣。白天的燥热,因蝉的清丽的歌声而变凉爽,世间的烦忧,因蝉的无拘无束而释然。美,是需要分享的。邀一知己,或携一佳人,听蝉徐行,何其乐也!

